

蔣風◎著

悠悠文緣

兒童文學理論家蔣風文壇回憶錄



認識大陸作家系列

悠悠文緣

兒童文學理論家

蔣風文壇回憶錄

蔣風
著

悠悠文緣：兒童文學理論家蔣風文壇回憶錄 / 蔣
風著.-- 一版.-- 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

2010.08

面；公分.-- (史地傳記類；PC0118)

BOD 版

ISBN 978-986-221-500-5(平裝)

1. 蔣風 2. 作者 3. 回憶錄 4. 中國

782.887

99010169



史地傳記類 PC0118

悠悠文緣 ——兒童文學理論家蔣風文壇回憶錄

作 者 / 蔣 風

主 編 / 蔡登山

編 者 / 眉 睫

發行人 / 宋政坤

執行編輯 / 邵亢虎

圖文排版 / 鄭佳雯

封面設計 / 蕭玉蘋

數位轉譯 / 徐真玉 沈裕閔

圖書銷售 / 林怡君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出版印製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83 巷 25 號 1 樓

電話：02-2657-9211 傳真：02-2657-9106

E-mail：service@showwe.com.tw

經銷商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02-2795-3656 傳真：02-2795-4100

<http://www.e-redant.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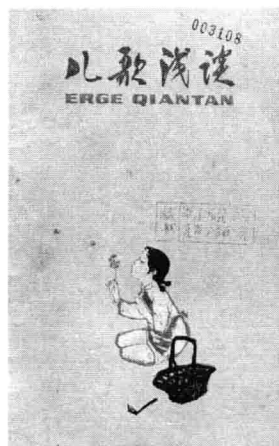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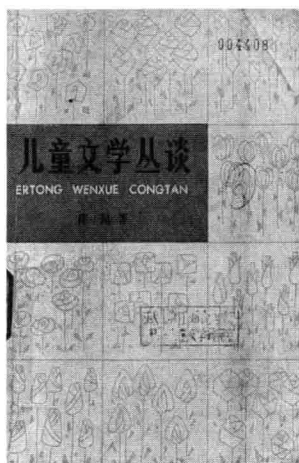
2010 年 8 月 BOD 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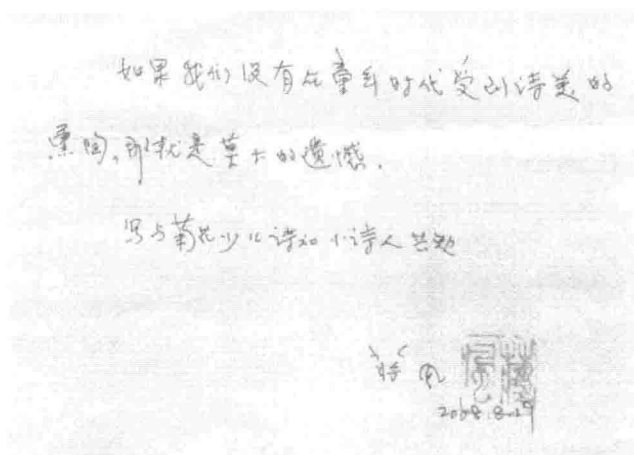
定價：200 元

• 請尊重著作權 •

Copyright©2010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Ltd.

蔣風重要著作書影





蔣風手跡

目次

序	1
楊柳依依 無限情思 ——憶與劉延陵先生的一段交往	5
永遠留在記憶中的那絲微笑 ——憶許傑老師	19
樂平先生為我畫三毛	23
半個世紀的一段翰墨緣 ——記與豐子愷先生的一段交往	27
十載事，驚如昨 ——回憶戈寶權先生的金華之行	31
留下一串笑容在夕陽裏 ——緬懷詩人吳奔星先生	35
一代宗師黃賓虹先生 ——為黃賓虹誕辰百四十周年而寫	39
我的祖父蔣蓮僧先生	43
賀敬之先生到我家作客	47
我人生道路上的一盞明燈 ——緬懷陳伯吹先生	51
一生追求生命的燃燒 ——悼念葉君健先生	57

人世幾回傷往事 ——緬懷洪汛濤先生	61
畀田蔣之憶 ——回憶與艾青相處的一段日子	67
傷心故人去 ——憶伴艾老上雙尖山	73
艾青回鄉組曲	75
你，就是一首不朽的詩 ——為艾青作品國際研討會而作	79
灼灼燃燒的生命 ——艾青的詩品與人品	83
我對這土地愛的深沉 ——記艾青的四次還鄉	109
有朋不怕遠征難	127
烏越信先生	129
活在活著的人心裏 ——沉痛悼念四方晨先生	133
尋找李漁的足跡 ——與韓國詩人許世旭蘭溪之行	137
在「沙漠」中植「綠草」的人 ——憶訪《香港文學》主編劉以鬯先生	145
附錄 我與兒童文學	149
後記	165

序

董宏猷

蔣風先生的文壇回憶錄即將出版，囑我作序，深感榮幸之餘，又有些許的忐忑與惶恐。蔣風先生不但是中國兒童文學界德高望重的前輩、著名的兒童文學理論家，而且是浙江師範大學的老校長、著名的教育家。眾所周知，浙師大的兒童文學研究機構是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研究的重鎮，當代許多著名的兒童文學理論家都曾經是浙師大的研究生。其中，有許多大家都曾經是蔣風先生的弟子。用「桃李滿天下，棟樑遍寰宇」來頌揚蔣風先生的師德，是恰如其分的。而我雖畢業於師範大學，但不是在浙江；雖然一直勤勤懇懇地在兒童文學的田野上耕耘，但常常因雜務而耽誤了許多寶貴的創作時光，而愧對先生。因此，提起筆來，竟有奧運會火炬接力接過火炬時的神聖與激動了。

但我的確又有許多的話想說。

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我的長篇夢幻體小說《一百個中國孩子的夢》剛剛出版。一位日本的翻譯家正在浙師大訪問，想翻譯中國兒童文學作家的作品，求教於蔣風先生。先生馬上就向他推薦了《一百個中國孩子的夢》。這位日本朋友，就是後來成為我的忘年之交的家野四郎先生。蔣風先生不僅熱情地推薦了我的作品，還親自給我寫信，不久又在《文藝報》上發表了為《一百個中國孩子的夢》日譯版所寫的序言，對《一百個中國孩子的夢》進行了高度的評價。

在此之前，除了在開會的時候見過蔣風先生，景仰先生高大而儒雅的學者風範，我和先生沒有其他的私交。接到先生的信，看到先生主動為我寫的序，我的激動與感動，是可想而知的。「夢」飛扶桑，又跨海峽，在臺灣出版，並獲獎，與先生的獎掖與評論推薦是分不開的。向國外的翻譯家推薦一個尚不知名的青年作家的作品，不但熱情牽線搭橋，而且主動寫序，還在《文藝報》上發表，這是何等博大的胸襟與愛心！撫今追昔，先生唯才是舉的崇高品格，更閃耀著金子般的光輝。

我知道，像我這樣的幸運，在蔣風先生的文學生涯中，其實是一種常態。他喜愛他的學生，喜愛年輕人，喜愛在他看來是優秀的或者是具有潛質的作品。這樣的常態之于蔣風先生，如同陽光之于大地，春雨之於禾苗，是一件極其自然的事情。然而正惟其自然，正惟其常態，便更彰顯了自然與常態的偉大。

很多年前，我曾經讀過先生的煌煌大著《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與《中國當代兒童文學史》，得知先生在五十年代便立志為中國兒童文學立史。六十年代初，完成《簡史》的初稿；正當修改稿即將發排的時候，文化大革命爆發，多年辛辛苦苦積累的資料、卡片、書籍等全部被抄、被毀。他的書稿，也遭受同樣的厄運，蕩然無存。直到 1978 年，蔣風先生才重新肩負起這歷史使命，含辛茹苦，又是十載，終於主編完成《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泱泱數千年之文明古國，始有自己的兒童文學史。一部史書，二十七萬字，竟然耗盡一個人三十年的心血，先生的執著與追求，以及鍥而不捨的學術品格，真的令人欽佩。蔣風先生後來又主編了《中國當代兒童文學史》，在此書的後記中，先生感慨地說：「中國雖已有二千年的文明史，但是直到 1987 年，從未出版過兒童文學史。」這真是一個令人震驚且發人深省的現實。中國的文學史，

始於清末宣統二年林傳甲所著之《中國文學史》；而在此之前，中國的文學史是由外國人來寫的，例如日本人的《支那歷朝文學史》，1903年由上海中西書局翻譯成漢文出版。林傳甲之後，各種文學史便如雨後春筍般出版了。不但有各種各樣的分類史，而且，其他領域的史書也層出不窮，例如中國的娼妓史。但是，唯獨沒有兒童文學史。泱泱我中華文明古國，輕視兒童，輕視兒童文學，輕視人之本，竟然到如此地步，這樣的文明，便要打很大的折扣。在這樣的背景下，先生及其同志們的辛勤努力，實在是具有開創性的，具有歷史意義的。它填補的，不僅僅是文學分類史的一個空白，而是中華文明的一個空白。

現在，蔣風先生又將他的文壇回憶錄，一本溫馨的散文集，呈獻給渴望讀到他的新著的讀者，真是可喜可賀的事情。蔣風先生所寫的文壇師長，都是著名的大師，由先生儒雅地深情道來，漸漸地就不知不覺地進入了那個時代，仿佛陪伴著先生，穿越了時空隧道，與各位大師品茗論道，促膝交談。那些過去的歲月，變得如此地生動形象，觸手可感。先生看似隨意地回憶，其實便是一部生動的歷史。我尤為感動的，就是先生的深情。我不禁想起了李白的詩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相看兩不厭，唯有敬亭山」。這部深情的優美的作品，讓我們看到了作為嚴謹的學者的蔣風先生另外一個側面，那就是溫馨的、溫暖的春風。我曾經沐浴過這樣的春風。現在，將會有更多的讀者如沐春風，感受君子之交的中國之風的洗禮。

去年秋天，我在武漢再次見到先生，看到先生八十高齡，仍然是那樣神采奕奕，風采依舊，還在為兒童文學事業奔走呼喚，真是既感動又高興。現在，看到這本回憶錄，再次為先生的身健筆健感

到由衷的歡喜。借此機會，我要感謝蔣風先生的提攜之恩。同時，也祝福先生健康長壽，永葆學術與創作之青春。

2010年5月29日

于漢口白壁齋

董宏猷，1950年生，湖北咸寧人。著名兒童文學作家、湖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長篇小說《一百個中國孩子的夢》、《十四歲的森林》曾在日本、美國、馬來西亞、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出版，在海內外引起重大影響。現有《董宏猷文集》（四卷本）行世。

楊柳依依 無限情思

——憶與劉延陵先生的一段交往

—

劉延陵先生是我國新文化運動中新詩壇上的第一代詩人，但對我國文藝界的年輕一代來說，也許很少有人知道了。這位中國詩壇的前輩詩人，先是由於腦疾纏身，中斷筆耕，後是因抗日烽火驟起，折柳南行，定居南洋，長期脫離文壇。近半個多世紀來，不說中國現代文學史對他一筆不提，連一般報刊上也很少提起他了。

澳門東亞大學中文系雲維利教授說：「劉延陵沒有同時代的許多詩人那麼著名，但是對於早期的新詩運動，卻很有貢獻。」他是早期的文學研究會會員，在有史料根據的 170 多名會員中，他的入會號數為 49。他與文研會骨幹葉聖陶、俞平伯、朱自清相知，因共同的愛好，於 1922 年 1 月創辦了同人刊物《詩》月刊。這個刊物即由劉延陵和葉聖陶兩人負責具體編務，而劉延陵又是最熱心的一個，花了更多的心血。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選詩雜記》中，曾有這樣一段記載：「……《詩》月刊怕早被人忘了。這是劉延陵和我幾個人辦的；承左舜生先生的幫助，中華書局給我們印行。那時大約也銷到一千外。劉夢葦和馮文炳（廢名）二位先生都投過稿。幾個人裏最熱心的是延陵，他費的心思和工夫最多。這刊物原用中國新詩社名義，時在民國十年，後來改為文學研究會刊物之一，因為我們四個人都是文學研究會會員。刊物辦到七期而止，結束的情形卻記不清了。」同書的《詩話》中

對劉延陵還有這樣的介紹：「劉延陵：江蘇泰興人，《雪朝》作者之一。喜歡李賀詩，認為近乎西方人之作，似乎頗受他影響。今所錄都是平淡的」。

當年劉延陵先生主編《詩》月刊時，才廿多歲，不僅寫下了《水手》、《海客的故事》這樣的名篇，還翻譯了不少著名的外國詩作，發表了一系列詩論，如《美國的新詩運動》、《現代的平民詩人買絲翡耳》、《詩泉澆灌的花》、《法國詩之象徵主義與自由詩》，成為文研會燦若群星的詩人群中譯介西洋詩的主力。

劉延陵先生在《詩》月刊創辦的第二年，考取公費赴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留學。兩年後因腦疾發作，心力交瘁，被迫輟學返國，遵醫囑放棄了心愛的詩神，從此在詩壇銷聲匿跡。他一生寫過新詩 50 多首，未發表的有 20 來首。他主編《詩》月刊期間，與文研會同人鄭振鐸、郭紹虞、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葉聖陶、徐玉諾等八人出過一本合集《雪朝》，列為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朱自清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曾從《雪朝》選錄了他的《水手》，從《詩》一卷四號選入他的《海客的故事》。六十年代後期，劉延陵先生一度又拿起了詩筆，在《新加坡月刊》發表了不少新詩，如《新加坡頌詩》、《新加坡禮贊》、《五種誕辰歌詞》（兒童的、少年的、青年的、中年的、老年的）、《皇家山是人民山》等，大多寫於 1967 年至 1969 年間。後來曾通過他在義安學院中文系的學生收集這些詩作，似乎想編一本詩集，但始終未見出版。

早年，劉延陵先生曾介紹過法國象徵派的詩，但他創作的詩卻是明白如話。詩評家孫琴安說他的詩「樸實親切，無論是音節、語言、構思、意境，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如他的傳世之作《水手》，就是新詩初創時期的一首難得的好詩。它看起來平淡，卻具有震撼

人心的力量。雲維利教授說，「他善於捕捉詩的意境，感情綿密，於平淡之中看出新鮮的詩意來。」

二

劉延陵這個名字在我腦海裏留下第一個印象，還是早在 1936 年我在金華中學讀初一年的時候，有一天偶然在圖書館裏借到一本《雪朝》。這本收集了文研會八位詩人作品的合集，不知是什麼原因，劉延陵這個名字卻給我留下了特別深刻而難以忘懷的印象。今天回憶起來，也許劉延陵先生收在《雪朝》裏的 13 首詩作，確實曾經感動過我那顆稚嫩的心，尤其是那首《水手》，半個多世紀過去了，至今仍能脫口而出，背誦出來。劉延陵先生筆下的那個飄洋過海在船上討生活的水手，他那思念妻子的真摯感情，的確感人心弦。也許是我當時從其他老師口中得知，這位風華正茂的年青詩人，前些年就曾在我就讀金華中學執教，一種崇敬的心情一下佔據了我這個初中生的心。從此劉延陵這個名字就永遠烙印在我的腦海裏。

後來，我在大學裏講授《中國現代文學史》時，對劉延陵先生在我國新詩發展史上的地位有了進一步的瞭解。曾多方打聽這位詩人的行蹤，直到八十年代才從湖州徐重慶先生處得悉劉延陵仍健在，在新加坡郊區隱居，我懷著崇敬的心情，通過大學時代同學邢濟眾先生寄去一封問候的信，——出乎意外的是很快就收到劉先生的回信，就這樣建立了通訊聯繫。

三

1988 年 8 月，我有機會去獅城參加第二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會議。出發前，我就盤算到新加坡後，一定找個機會去拜訪劉老先

生。正好與會的南朝鮮詩人許世旭教授、香港詩人犁青先生也有同一心願。八月十九日上午八時多，我們從半島酒家出來，就在門口冒雨跨上計程車。新加坡夏天的雨，說來就來，說去就去。等我們到達裕廊劉家門前時，太陽又出來了。劉老也似陽光燦爛的心情接待我們三個不速之客。新加坡詩人劉北岸說：「劉延陵是個沈默寡言的人，即使和朋友在一起也不太講話。」那天，我們與劉老都是初次見面，他卻談興很濃，隨著我們的提問，談詩，談自己的過去，也談南行定居新加坡後半個世紀來的經歷。從他細聲慢氣的談話裏，我深感這位從詩壇退隱半個多世紀的老詩人的心胸間，還有一顆未泯的詩心。後來據新加坡朋友談及，這位過著歸隱式生活的老詩人，雖然不求聞達，但並未真正退出詩壇，五十多年來不時還有詩作在多種刊物上發表，包括北京的《詩刊》，只是用了金季子、金正、夏逢、秋石等筆名，絕少使用自己的原名發表罷了。

在新加坡定居後的劉老，除新加坡被日寇佔領期間，一度在獅城牛車水碩莪巷租了半間店面擺書攤，專售舊書和出租小說藉以糊口外，一直默默地從事新聞文教工作。於文壇而言，近乎銷聲匿跡，藏在他心裏的許多「五四」故事，數年來也有仰慕者欲叩其門扉，據與延陵先生有多年交往的鄭子瑜教授說，老人家似乎一意想使人忘記他，一直以來都拒絕採訪。

那天，我們意外地受到劉老熱情而親切的接待，在茶香撲鼻中談舊憶往。時間好似過得特別快，不知不覺間已是近午時分，不得不依依不捨地站起來向劉老告別，並在劉家毗連式小洋房前合影留念。臨握別的時刻，劉老一再要我們留下住址，說是要到我們下榻的旅邸回訪。我們都惶恐萬分，心想劉老是九十四高齡的長輩，怎好讓他老人家來看望我們呢，經一再辭謝，他才沒有來。但是萬萬沒有想到，我回到家之前劉老的信已先我而到。

蔣校長：

去年承邢濟眾先生介紹，得向臺端修書請教，至感榮幸。最近大駕降臨南島，本當趨旅邸拜候，並導遊名勝地區。無奈年邁體衰，力不從心，至祈原宥，並乞暇時不吝筆墨，多賜函教。敝寓地址如下：

Mr · Y · Liu

42, Lorong Pisang Emas, Singapore 2159 Republic
Of Singapore

專此。順候

秋安！

劉延陵啟

1988年8月29日

四

那天，結伴趨訪的歸途，犁青先生約我為他主編的香港《文學世界》寫篇專訪。回國後，我想為了寫得確切些，於是便給劉老去信，提了些問題向他請教。

延陵先生：

您好！

今接8月29日手書，十分高興。這次趁在新加坡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之機，偕同韓國許世旭教授、香港詩人犁青先生一起，趨府拜訪，承蒙親切接見，感到非常榮幸。看到您老人家九四高齡，身體健朗，至感欣慰，您先後在金華中學、暨南大學教過書，我則先後在上述兩校就讀，但

均未能親聆教誨為憾。

犁青先生準備在他主辦的《文學世界》約我寫篇介紹您的文章，我已接下這個任務，不知您能否為我提供一些資料？

另外，我還想請教幾個問題：

1. 您是怎樣愛上新詩，並走上詩歌創作道路的？
2. 您主編的《詩》是在怎樣的背景下辦起來的？
3. 您對新詩的前途有何看法？
4. 聽說您曾在金華中學教過書，確切嗎？能否介紹一下過程？
5. 曹聚仁是金華浦江人，後來也在暨南大學當過教授，不知您與他有過些什麼交往？
6. 您 1937 年南遷星洲後，有否回過大陸？
7. 能否介紹一些您與葉紹鈞、朱自清、俞平伯等先生交往中的軼聞？

那天，去您家拜訪時，我忘了帶相機，照片都是許世旭先生拍的，現在中韓尚未建交，不知他能把照片寄給我否？因此，我希望先生能惠贈一幀近照，尚祈俯允。

敬頌

夏安！

晚 蔣風 9.18

信寄出後，不到一個月很快便收到劉老的回信：

蔣風先生：

捧讀九月十八日惠書，敬悉一切今就垂詢的各節，恭答